

你很可爱，可我不爱你！

你很可怕，可我不怕你！

相恨不如E有信，相思始觉Q非深！

盈盈一线间，脉脉不得语……

问网络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！

情人

网上有

曹霁 / 著

WANGSHANGYOUQINGREN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W A N G S H A N G Y O U Q I N G R E N

◎曹弄 / 著

网上情人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网上有情人:2001 年网恋纪实/曹霁著,一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1

ISBN 7-80647-342-4

I.网… II.曹… III.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0287 号

书 名:网上有情人

作 者:曹霁

出 版 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南昌市光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8.5

字 数:18 万

版 次: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3000

定 价:13.00 元

ISBN 7-80647-342-4/I·239

邮政编码: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
介绍

曹霁，1969年8月出生，安徽省望江县人，毕业于芜湖教育学院中文系。断断续续做过几年中学教师，20世纪90年代初南下广州，先后供职于广东旅游出版社、《少男少女》杂志社和《南方都市报》社。1986年开始发表诗作，后改写小说。共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两部，中短篇小说三十余部、篇，另有著作《中国麻将文化》、《快乐作文》等。网龄5年，曾投入大量时间研究网络现象。2001年考入北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，攻读电影学硕士。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- 
- ◎ 责任编辑 / 萧亮
 - ◎ 封面设计 / 朱永长 / 梅 樵
 - ◎ 版式设计 / 吴晓晓

目 录

对街榕树下/1

做电视制片人的他，选择了对街的一棵大榕树作为他新摄制的网恋纪实节目的“舞台”，他轻松而残酷地导演着一个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终于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了故事的主人……

无痕之恋/14

两次刻骨铭心的网恋，她刚刚摆脱骗子的纠缠却又扑入了吸毒少年编织的爱的罗网，生命便是那一场游戏一场梦？那过去了的一切，果真没在她的心底留下任何伤痕？

相约 2001 年/27

比诺言更美丽的是一次相约千年的深情拥抱，然而，等到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她却永远地离开了他，离开了真爱不再的滚滚红尘。

再一次的心动/39

她以为痛苦的初恋和不幸的婚姻早已湮灭了所有的激情和等待，就这样，渐渐年华老去……当她又为那再一次的心

动而不能自恃时，她突然觉得，原来她是网络上最幸福的女人。

我爱苹果/50

他知道自己爱生活中的女朋友“苹果”，同时，他还觉得也爱着网络上的女朋友“我爱苹果”。折腾来折腾去，结果不得不在网络 and 生活中两边周旋，疲于奔命……

一个人的屋檐/62

如今识尽愁滋味，却道网上好个秋！中年心思遮遮掩掩，他再也无法在生活里找到爱情，却能从网络中寻寻觅觅，惹得魂牵梦绕。

看海女孩/73

青春萌动，少女怀春，爱情和网络一样神秘和浪漫。她渴望去看海，渴望去看海边的那个男孩，没有谁可以阻止她去渴望、去梦、去爱。

如果日子可以删除/87

网络上并不只是阳光，也有噩梦。天真纯洁的女孩陷入了网恋，她没有想到，等待着她的是蹂躏、痛苦和毁灭。

48 小时的彼岸/101

她再也无法忍受令人窒息的生活，封闭的少女选择了默默地抗争，那段浪漫美丽的异国网络爱情是她生命的支柱。短短 48 个小时，从起点到终点——当爱已随风而逝，这次，

她选择了死亡。

两块硬币/114

他就是喜欢草率地扔硬币来决定他严肃的生活和浪漫的爱情,当虚幻的网络和真实的生活戏剧性地合而为一,他一定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幸运的家伙。

爱情天平/134

她网恋了!她一次次地为他失去爱情而痛惜,她一次次地坚信爱情是不可以用世俗的价值观来衡量的,可是,当她真正见到他时,她才明白,生活并非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,而她自己也并非她想象的那样高尚。

上海假日/154

她一“网”情深,爱上了远在加拿大的他。这个会梦想更会理智地生活的上海女孩,终于等到了他远渡重洋来看她,上海假日充满了生活的诙谐和反讽。

雪后的天空/171

两个婚姻不幸的人在网络上相爱了。她期盼着用她的爱来温暖他寒冷的天空,她也同样企盼着他能温暖她的世界。可是,害怕失去爱情的她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那擦肩而过的爱。

海口故事/186

有缘千里一“线”牵,哪怕是天涯海角!他激情四溢地计划

去看他的网络情人，即将成行的日子就要到了，妻子的最后通牒也到了。浪漫的代价是崔健歌中唱到的“一无所有”。

出租爱情/203

漂亮、富有、饱经爱情创伤的她爱上了浪漫多情的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当然，是在网络上。他们终于相见了，整整三天，她和他厮守在一起，但是她不知道这一切该怎么开始，又该怎么结束。

土豆的爱情/221

他曾经幼稚地追求过爱情，惨痛初恋的成本是：他再也分辨不清爱情是什么了。面对网上那个开朗热情的她，他患得患失、稀里糊涂地再一次坠入情网，幸好，这次他很走运。

秋天的传说/236

虽然是韶华不再，可她却在网络上寻回了逝去的青春。女硕士和名画家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最终从网上走进了各自的生活中，刺激而安全的网络爱情演变成真。

伊妹儿你一条红地毯/251

邮递员和空姐在网络上相爱了。诚实厚道的他从不奢望真的能拥有这份爱，即便他们在网上举行过浪漫的“婚礼”。只是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……最后，她真的成了他的新娘，这次可不是在网上。

对街榕树下

被采访人：“海的回声” 男 29岁 电视制片人

采访地点：广州市环市西路麦当劳快餐店

选择“海的回声”做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

他是广州一家电视台的制片人。

早在1999春天，他就开始关注网络爱情并制做了好几期有关的节目。其中，系列报道《对街榕树下》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，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：一是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研究“网恋”的专家，他的名字频频被媒体提起——同时，有时心甘情愿，有时无奈地被邀参加各种讨论会。当然，出名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最有说服力是另一种结果：他拍的节目被台里秋后算账，由此他被迫在电视台大大小小的会里不停的发表观点、争辩、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最后是被停止半年拍片。

“海的回声”并没有为此而后悔。这只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网虫。亲近网络，对他来说原本是工作的需要，当他发觉自己渐渐不可自拔的沉湎于网络之后，也许，网络真的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在接受我的采访前，他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永远的“采访者”，没想到现在倒成了被采访的对象。所以，我必须给他



几天的时间，以让他来慢慢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化。

与其他普通的被采访者不同的是，“海的回声”对网络以及网络爱情理性的思考颇具深度，可是，他却缺乏网络生活的激情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仿佛总是处于“半梦半醒”之间。

采访地点是一家麦当劳快餐店。这里离“海的回声”上班的电视台只有短短的一百米。我们选择了邻街窗下的一张小桌，透过落地的大玻璃墙，可以看到沿街茂密的大榕树，这些大榕树每隔几十步就植着一株，浓厚枝叶撑起的树冠牵手相连，盛夏的阳光便在树阴的边缘滑落在街心，亮亮地反射入我们的眼帘。

我想，“海的回声”制作的有关网恋的电视系列片《对街榕树下》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，可他一张口，谈到的竟然是别人做的片子。

前几天，我无意中看了中央电视台《半边天》栏目的一个专题片，是张越做的。张越可是我刚出道时最欣赏的主持人，后来，不知是因为她做的片子个人色彩越来越淡，还是我自己的品味在提高，慢慢的，我觉得她也流于平庸了。不过，有空时我还是会看看她的片子。

那个专题片引起了我的兴趣，因为它是谈网恋的，名字叫做《泡沫爱情》。看到这名字我心里直乐，因为我做的第一个有关网恋的专题片叫做《爱情泡沫》。

那时，虽然我已经上网一年多了，可是我对网恋还真有些不以为然。当时，做那个片子的背景是市里一家报纸正在开展有关网恋的讨论，结果社会反响很热烈。正巧我连报两个选题都被毙了，心里正发愁呢，就决定上这个。

制片人同意后，我就去高校组织采访，结果没想到竟然



就没人愿意来台里做节目。那些大学生,你和他一聊网恋,他们眼睛贼贼发亮,几句话没说就口若悬河,可要是请他们配合做节目,就没人肯来。

忙了五六天,还是我在华南师大的一个亲戚帮了我的忙。她是我舅舅的女儿,我的表妹,那时她是学生会的一个什么头头。她不上网,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网恋了。就是这么一个不上网的表妹,带了一帮不知网恋是何物的同学,来台里帮我做成了这个节目。

没准是表妹抹不开面子,心肠一软同情我了,更没准,她觉得这是个锻炼自己的机会。

节目做得很顺利。

我让其中一帮人说自己正网恋着,正在感受网恋,享受网恋呢,这帮人里面就有我那可怜的表妹。另一帮人就说什么是网恋啊?那算什么爱情,只不过是现实爱情的臆想和无奈的模拟而已,充其量是爱情泡沫。

最让我得意的是,有一个大学生即兴发挥,批评网络爱情其本质是一种“意淫”。那个大学生好像是学心理学的,我还记得她尖尖的下巴,鼻梁上满是雀斑。

片子播出的当晚我办公室的电话给打爆了。

从晚上十点钟到凌晨一点,我就那么不停的举着电话,保持着一个姿势——挨骂。接了将近三十个电话,竟然没一个是支持我的节目的,都是全盘否定。

放下电话我有点明白了,原来网恋压根就不是我想像的那么回事。

痛苦地考虑了一个晚上,我终于做出决定:我不入地狱,



谁入地狱啊。第二天，我打了个电话，没去上班，破天荒地早上八点钟就上网了，而且，一上网就奔聊天室而去。那天，我在网易的一个聊天室呆了将近十个小时，我还记的，那个聊天室的名字叫做“你相信网恋吗”。

我不相信！

从我做的《爱情泡沫》到张越的《泡沫爱情》，看起来是一个轮回——对我而言，是一个轮回。我不想在这里批评张越的节目，我只是想说：网络爱情并不像当初的我和现在的张越想像的那样简单、肤浅和易于概括。它并不是一种概念化的生活，如果认真地、不带有任何偏见地总结网恋的话，可以这样说：网恋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从我七楼的办公室朝下望，对街是越秀公园的后围墙。正对着我办公室有一棵非常大的榕树，好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树干上还钉着园林管理处的一块牌子，提示市民这是重点保护树木。我后来制作的五期《对街榕树下》节目，就是与这棵榕树有关的。现在，从我们坐的地方往外看，对街最右边第二棵就是那棵榕树，它比这条街上其他的任何榕树都要大得多。

我在那个“你相信网恋吗”的聊天室里呆了两个钟头，一无所获。看来，我的名字还不够吸引人。在网络这个卡通世界里，ID，你的网名显得至关重要，它关乎着你是否可以引起网民的注意，是否有人愿意和你聊天、渴望走近你、了解你。

这时候，我感到自己饿了，还有些困，因为一夜没睡，怎么也提不起精神。我离开电脑，去泡了一袋方便面。

在等待方便面泡熟的那几分钟里，我犹豫了一会，还是



将我的名字改为“广州快乐女孩”。看看这个网名，我有点别扭，可我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方便面上去了。

没等我狼吞虎咽的将一包面吃完，我就看到电脑屏幕上有人给我打招呼。是个老长的英文名字，连和我说了好几句话，什么你好、你多大了、你真是广州人吗？

等我重新坐到电脑前的时候，他已经改名为“广州忧郁男孩”了。

我和那位“广州忧郁男孩”聊了整整一个上午。道别时，他显得很是不舍，而我，也没忘了学网上的女孩子给他抛了个媚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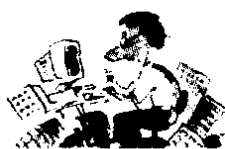
那位“广州忧郁男孩”告诉我的情况是：他是锦州人，24岁，内地一家名校物理系毕业，现在广州一个企业工作。他是和同校同届毕业的女朋友一起来广州的，来广州半年后，她就抛弃了他。

我对他说我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在校学生，外语系，20岁，也是东北人。性格内向，不擅交际，是头一回上网。

我尽量傻呵呵的讲话，对“广州忧郁男孩”那些表示愿意亲近的话语充耳不闻，装聋作哑。

或许，由于装扮女性，难以消除心理隔阂。我和那位“广州忧郁男孩”一连聊了三天，进展缓慢无奈之下，我只得求助于我们栏目刚刚来实习的女大学生小君。

我打出做节目的幌子，要求小君将这个忧郁的烫手山芋接过去。我笑着告诉小君，那个男孩的网名叫做“myreturnlove”（我失而复得的爱），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叫做“mylost-love”（我失去的爱）。



小君咯咯直笑,答应她去做那个“广州快乐女孩”。

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。

我开始明白,一个心灵健康的人,在网络上讲假话甚至比在生活中更困难。因为在生活中讲假话是一种习惯,一种需要,一种自然而然的多年养成的彼此心照不宣的交流状态。而在网络上,我却觉得讲假话是那样的累,既没有充分必要的理由,更显得无聊至极。

这是网络聊天带给我的经验教训。

摆脱了忧郁男孩之后,我如释重负地接受了原来不愿接受的任务,去湛江一海岛采访驻岛官兵。据说这帮大兵从大陆上运来泥土,在一个满是盐碱地的海岛上开辟出一大片绿油油的菜地。

等我晒得像一个非洲人一样从海岛归来,令我始料不及的是,能干的小君竟然已经和那“myreturnlove”打得火热。为了证实她的成果,小君得意的拉我坐在她的电脑旁,让我看她和他聊天。小君的键盘噼里啪啦吐出了一串串火热的情话,令我十分不自在。

不知怎么的,虽然我明白,这只是一个事先设计好了的“游戏”,却让我产生偷窥别人隐私的不道德感。

促使我制作《对街榕树下》的原因很简单:我意外的当上了制片人。

那年我刚满26岁,大学毕业未到四年,是台里最年轻的制片人。我能当上制片人大概是由于我们栏目是个新栏目,同事大都是年轻人。另外,老制片人升任了社教部的主任,而他是一贯欣赏我、信任我和大胆使用我的。



当上了制片人，当然想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节目，而不用报了选题后，整天忐忑不安地担心被枪毙。同时，我手里有了经费，有了机器，也有了可以调配的人，更有了有事情直接找主任或者台里审节目的副主编的权利。我没理由不好好地干。

可是，当上了制片人不一定就要做有关网恋的节目。因为上一个《爱情泡沫》失败了，我心有余悸。最要命的是小君天天催着我上节目。因为当初是我让她接手这个烫山芋的，而且亲口骗她说一定会做节目，现在我自己做了制片人，连不做的借口也找不到了。

在小君的威逼利诱兼软语相求下，我答应再做一期有关网恋的节目。

主意可全是小君出的，拍板的却只能是我。

节目的焦点是网友见面。

因为小君已经答应和人家见面了，时间是早晚的事情，一切就等我来决定。我和小君商量了半天，商定就约他在电视台对街的那棵大榕树下见面。那棵树树冠高大，从我们的办公室里，可以用长镜头偷拍而不被当事人发现。

小君一开始不愿意带微型摄像机去见他，当我第二次威胁说不做这个节目时，她只好委屈地答应了。

我在办公室里支了一台摄像机。我的手艺不怎么样，可是不用移动机位，也就凑合了。我想亲自参与这个片子的拍摄。

我们栏目的专业摄影师老韩扛着机子猫在三楼的大会议室，他可以拍移动的镜头，在大厅的玻璃墙后面自由地奔



走。

我们对小君带的微型摄像机不抱任何希望，谁知道她会不会临阵反戈呢？再说，她第一次用这种机器，能录下音就谢天谢地了。

下午一点整，那位“广州忧郁男孩”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了。

为了不引起那个男孩的怀疑，小君提前半小时就在榕树下等着。后来老韩在麦克风里和我打趣说，他能在镜头里看到小君的心砰砰跳。我笑骂道，你怎么这么无聊，镜头老盯着女孩胸脯啊。

“广州忧郁男孩”瘦高的个子，满脸青春痘，皮肤黝黑，长得不算好看，可也不难看。他表情生硬地和小君打个招呼，就一起坐在树脚上，面对着我们电视台的方向——也就是摄像机的方向。那个男孩好几次提议去身后的越秀公园，可每次都被小君笑着拒绝了。

小君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。我的经验不足，带子拍到头了，一时找不到空白带，急得我跑到楼下的文艺部去借。一来一去十分钟。事后，老韩说我错过了最精彩的画面。

节目是以一个女大学生自述的方式完成的。因为小君在台里实习，又是“现役大学生”（小君语），因此拍到了许多大学里的前期镜头，如原汁原味的女生宿舍及小君在宿舍里上网等等图景。

当然，最火爆的“猛料”（作者注：广东方言，意思是惊人的新闻材料）还是见面时的情景。在小君的要求下，那位男孩同意处理他的脸部后可以播出。